



王 桢 / 编 选

外国文学经典精读

Waiguo wenxue jingdian jingdu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外国文学经典精读

王 桢 编 选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外国文学经典精读 / 王桢编选.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81126-371-8

I . ①外… II . ①王… III . ①文学 - 作品 - 外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①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331 号

外国文学经典精读

编 选: 王 桢

责任编辑: 立 道 史达宁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3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81126-371-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5767766

《文学经典精读》编委会

主 编：王晓卫

副主编：谭德兴

编 委：胡继琼、黄海、张军、魏家文、王桢



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 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建设项目 《文学经典精读》编写说明

《文学经典精读》在本专业新培养方案中属专业基础课，与在此课之前开设的《中国文学通论》和《外国文学通论》相呼应，是这两门课的深入。文学课程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十分重要。长期以来，这类课程存在两种通病：第一，面面俱到，没有重点，学生学习课程结束后，似乎了解了不少文学史常识和作家作品，但细究起来，多数学生并没有实现对几部重要文本的相当程度的熟悉。第二，许多学生习惯接受教师的满堂灌，没有养成认真研读几部文学经典的习惯，并引以为突破口，学会自修研究其它文学经典，扎下厚实的文学根底。鉴于此，我们通过《中国文学通论》和《外国文学通论》课程，帮助学生勾勒文学史发生和发展变化的轨迹，建立起对中外文学史的认识框架；再通过《文学经典精读》系列课程的学习，要求任课教师利用多种形式，指导学生完整精读指定的数部文学经典，使学生养成细读文本的学习习惯。

为了学生课内学习的便利，决定从指定的各种文学经典中选出其中重要部分，编成《文学经典精读》教材。经充分酝酿，决定编写以下三部文学经典精读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精读》，包括六种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精读》，包括两部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精读》，包括三部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精读》使用繁体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精读》、《外国文学经典精读》使用简体字。

各书结构为：1. 导言，简明扼要介绍该经典的内容、特点、地位及影响、版本流传情况等。2. 经典部分重要原文。注意保持篇章的完整性，小说、戏剧保持重要情节的完整性，紧密联系的各章（回、折）应连选。3. 对各篇（章、回、折）的简要注释。重在简注典故及生僻的字词（括号内标出生僻字的汉语拼音），一般不作文句串释，以留足教师教学和学生思考的空间。4. 各篇（章、回、折）后的精读导语或复习思考题。精读导语要简明扼要，点明本篇精义即可，务去陈言。5. 拓展书目。包括两个部分：第一，



与该经典直接相关的重要书目；第二，该经典所属文学史阶段的其它重要文学经典。每部书目后用几句话说明其性质和重要性。各经典应选择最好的通行本为底本。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 录

复 活（节选）

导 言.....	1
第一部.....	6
第二部.....	99
第三部.....	135

《复活》拓展书目	153
----------------	-----

罪与罚（节选）

导 言.....	154
第一部.....	160
第二部.....	216
第三部.....	230
第四部.....	249
尾 声.....	265

《罪与罚》拓展书目	273
-----------------	-----



麦克白（节选）

导 言.....	274
第 一 幕.....	278
第一场 荒原	278
第二场 福累斯附近的营地	279
第三场 荒原	281
第四场 福累斯。宫中一室	285
第五场 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	287
第七场 同前。堡中一室	289
第 二 幕.....	292
第一场 殷佛纳斯。堡中庭院	292
第二场 同前	294
第三场 同前	297
第 三 幕.....	302
第一场 福累斯。宫中一室	302
第二场 同前。宫中另一室	306
第四场 同前。宫中大厅	308
第 四 幕.....	313
第一场 山洞。中置沸釜	313
第 五 幕.....	319
第一场 邓西嫩。城堡中一室	319
第三场 邓西嫩。城堡中一室	322
第五场 邓西嫩。城堡内	324
第七场 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	326
《麦克白》拓展书目	330
外国文学史拓展书目	331
外国文学名著拓展书目	332



复活(节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

导 言

俄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于 1899 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复活》，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创作这部作品——1889 年至 1899 年。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名叫罗札莉雅·奥尼的姑娘和“上流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之间的真实故事为基础而创作的。罗札莉雅乃佃农之女，受其女主人亲戚诱奸，怀孕被逐，沦为妓女。以后罗札莉雅因偷窃而受审，当初引诱她的青年正是陪审员。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十分痛苦，决定娶罗札莉雅以赎罪。托尔斯泰藉此构思了一部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题名为《柯尼的故事》，柯尼是给托尔斯泰提供这一素材的检察官。初稿于 1895 年完成，只是描写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在地主家庭教养成人的农村姑娘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对社会生活大容量的描写。在长达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六易其稿，经过艰难的探索，小说的主题不断得以深化，容量不断得以增加，最终成为一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主题与广泛的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出席庭审，震惊地发现因牵涉到一个毒死人命案中而受审的妓女玛丝洛娃正是他当年曾经爱过，尔后诱奸又抛弃的卡秋莎。他猝然间被迫面对一个事实：一向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的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人，是造成玛丝洛娃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因为法官、陪审员的漫不经心，无辜的玛丝洛娃被判服苦役。聂赫留朵夫决



心娶她以赎罪，同时为了纠正对她的错判而上下奔走。聂赫留朵夫因此而见识了省长、大臣、枢密院法官、将军等一系列彼得堡官僚。玛丝洛娃原本对始乱终弃的聂赫留朵夫满怀怨愤，但是聂赫留朵夫悔过的诚意渐渐打动了她，她在感情上重新接受了他，并且开始了走出堕落生活的努力，踏上了精神复活之路。聂赫留朵夫一再去监狱探视玛丝洛娃，从而获知监狱里为数甚众的囚犯都是全然无辜的，起初他尽力帮助他们，可求助者太多令其渐感力不从心。在此期间，聂赫留朵夫到自己的领地去了一趟，看到了农民异常悲惨的处境。聂赫留朵夫的奔走劳而无功，枢密院仍然维持原判。聂赫留朵夫决定与玛丝洛娃一同前往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疏通关系，使玛丝洛娃在解押途中得以和政治犯在一起。和政治犯的接触对玛丝洛娃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一个名叫西蒙松的政治犯还爱上了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始终没有改变和玛丝洛娃结婚的决定，虽然他并不真爱她。玛丝洛娃则出于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最终选择了西蒙松。在整部小说中，除了上述的外部行动，聂赫留朵夫一直处在紧张的思考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沙皇专制俄国的黑暗，认识到贵族阶级的罪恶。面对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究竟该怎么办？聂赫留朵夫最终从基督教的福音书里找到了答案：无数次地宽恕一切人。

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为“思想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本人也曾在《艺术论》中提出艺术的使命在于把理性范畴的真理转移到感性范畴之说。换言之，对真理的探索才是目的，艺术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就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思想探索者的一生。托尔斯泰终生不懈地寻求关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答案；思考如何完善个人道德的问题；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地主家庭，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托尔斯泰十分关注贵族地主阶级与其凭借着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奴役、剥削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土地问题是其核心；贵族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沙俄专制农奴制度下法律的暴虐；资本主义经济对俄国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瓦解……总之，无论是个人精神领域还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无一不在托尔斯泰探索的范围之内。

19世纪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抛弃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一切传统观点，而转到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成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他从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出发，对沙皇专制国家的一切制度、官办教会和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形成



了一整套用以解决社会矛盾的宗教伦理,即托尔斯泰主义,其要旨是仁慈、博爱、宽恕,提倡道德自我完善,要求勿以暴力抗恶。

《复活》正是托尔斯泰在其世界观发生激变之后完成的杰作。不论是就其社会批判的深度、广度与力度,还是就其对托尔斯泰主义的阐述而言,《复活》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代表性。

《复活》可谓托尔斯泰一生思想探索的总结。托尔斯泰自1847年即开始在其领地上实施农事改革,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后再度进行农事改革。农民既不理解更不相信地主老爷的善心,农事改革毫无结果。完成于1856年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即是作者农事改革的产物。农业问题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再度得到深入的反映。尽管列文热心探索农业的经营方法,主张“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是他仍然时时感到与农民处于一种对抗的关系之中,因而深感痛苦,陷入思想的危机。在这一系列实际的探索与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贵族地主一边。

《复活》则明确指出农民的全部灾难就在于土地私有制,比作家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贫困的根源。作家通过主人公的耳目给读者描述了俄国农民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惨状。作家借主人公之口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作家在农民问题上的探索在此达到了至高点。

《复活》开篇几章所描述的法庭景象呈现出了无情的暴露力量。庭审即将开始,却没有一个法官是在思考案情。操持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们对受审者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法庭外在的庄严肃穆更反衬出法官们内心的卑劣渺小。托尔斯泰以令人震撼的力量揭示出了沙皇法庭反人民的实质。

沙俄监狱的非人道在托尔斯泰笔下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揭示。监狱在囚犯和探监者的中间布设了两道铁丝网,致使彼此既无法看清也难以听清;启程前往服刑地的犯人在从监狱到车站的路上就因中暑而死了5个,犯人的死亡本身没有在相关人员的心里激起任何波澜,他们烦恼的只是那些依法必须办理的手续很麻烦;甚至临产的孕妇也得不到丝毫同情……聂赫留朵夫明确地认识到沙俄监狱制度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摧毁人们的道德底线,令曾经恪守各自不同的道德传统的俄罗斯人变得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通过聂赫留朵夫的活动,托尔斯泰给读者呈现了彼得堡的官僚世界,塑造了一系列虚伪、无聊、极度冷漠的官僚典型:仁慈的副省长管辖的监狱里关押着一百三十个仅仅因为身份证过期而被捕的农民;前任大臣既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关键在于他的需要;正直的枢密院大法官吃人嘴短,故而拼命为被告辩护……托尔斯泰深刻地揭示出官僚世界的冷



酷、残忍、丑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作者借主人公设问：怎样才能使人犯下深重的罪孽而不觉得自己在犯罪？答案是维持现有秩序并让此人去当省长、监狱长、军官和警察。人是社会动物，为群体所否定的个人的暴行难以泛滥、持续，而群体的暴行，特别是为制度所支持的暴行则可以数百年延续不断。

官办教会的助纣为虐也使暴行得以延续。这样的信仰让天性善良的典狱长和监狱看守能够心安理得地拼命折磨他人，若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司祭如同人家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地祈祷，信仰于他而言就是养家活口的手段。枢密院主管宗教事务的高官托波罗夫自己没有任何信仰，却像养鸡人用腐肉喂鸡那样，把宗教当作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监狱里犯人们虔诚地祈祷，尽管他们的祷告从不曾如愿，他们仍然坚信失败是偶然的，而且即便今世没起作用，对来世也肯定会起作用。托尔斯泰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揭露了官办教会愚弄人民，支持专制暴政的本质。

《复活》的社会主题是与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主题同步展开的。托尔斯泰认为人根据其道德水平的高下而分为动物的人与精神的人。人的本性原是一样的，兼而具有好的和坏的方面，美的和丑的因素。贵族阶级普遍的道德低下使年轻的聂赫留朵夫深受影响，使其兽性的一面急剧膨胀而堕落。庭审中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使她在震惊之余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并日益看清贵族阶级的罪恶与腐朽。这样的认识与其精神复活相辅相成，小说社会批判的力度与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逻辑必然性可谓形成正比关系。玛丝洛娃的堕落是贵族阶级道德堕落的结果，这一情节所蕴含的批判力量不言而喻；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则是爱的胜利——广义的爱，并非仅指男女情爱，而这样的爱首先是一步步走向精神复活的聂赫留朵夫给予她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只是个例，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同样也不具有普适性。面对这么一个充斥着暴行与罪恶的社会，人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批判家，他批判的锋芒所向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丑恶现象，他是在制度的层面上展开他的批判，是体制与制度泯灭了人们心中的善而煽动人们心中的恶；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又是一个虚幻的社会改革者，他指示给人们的社会改革之路显然是行不通的。聂赫留朵夫最终“懂得了一点：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话：要永



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一旦实行《福音书》中的戒律，“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这些戒律的核心就是“勿以暴力抗恶”——“人不仅不可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人不仅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扉页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要求对别人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托尔斯泰主义在《复活》中得到了最为集中深入的阐述。

在托尔斯泰看来，社会之所以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而唯有道德的自我完善可以使人恢复做人的主要品质。既然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那么为了让前者战胜后者，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以暴制恶只会导致更多的恶，只有本着仁慈、博爱的精神宽容一切，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人类社会才能走向美好与和谐。不难看出，托尔斯泰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与和谐所预设的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托尔斯泰思想中固有的矛盾使小说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断裂，既然一切的痛苦、灾难、不幸与暴行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官僚体制、宗教制度、土地私有制度等等所决定的，既然是现存的秩序使得原本善良的人们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能心安理得，那么当然应该废止所有这些制度。托尔斯泰回避了如何改变现行秩序或制度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与其一贯的基本主张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于是托尔斯泰在发现了问题的根本症结之后没有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之道，而是得出了一个轻描淡写、软弱无力的结论。托尔斯泰最大的局限在于他试图把宗教与道德当作改造社会的法宝，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弱点决定了其主张的虚幻性——他以什么来保证那些操持生杀大权的既得利益者诚恳地接受宗教与道德的改造？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切实保障，人们所向往的一切都必将流于空想。

本小说为草婴所译



第一部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个缘故，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的女人，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鬓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跟他们多罗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急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



“把她带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目光对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像我们那样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恐惧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察觉向她射来的一道目光，并不转过头，却悄悄地斜睨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大家在注意她，她觉得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带有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瞧瞧自己的双脚，竭力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起来，从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导语：

托尔斯泰三大巨著的卷首语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与哲理。虽然城市里的春天遭到了污染和破坏，但是春天毕竟是春天，在寒冬中凋萎的一切重新复苏，焕发生机。小说开宗明义，在此暗示了男女主人公精神的复活。另一方面，大自然永恒的欢乐与美好，与人间的冷酷与凶恶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两大并行的主题都为卷首语所涵盖。

复习思考题：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托尔斯泰非常善于捕捉那些最能揭示人物内在特性的细节。分析玛丝洛娃的外貌描写揭示了人物怎样的内在特性。面对那个向她施舍的乡下人，玛丝洛娃为什么会脸红？